

原版序

躺在病床上 ,无法拿笔 ,讲话无声 ,似乎前途渺茫。听着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乐 ,想起他的话 ,他说过 :“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欢乐 ,你就到人民中去吧 ,你会相信在苦难的生活中仍然存在着欢乐。”他讲得多好啊 !我想到我的读者。这个时候 ,我要对他们说的 ,也就是这几句话。

我再说一次 ,这并不是最后的话。我相信 ,我还有机会拿起笔。

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二日

念亲友的文字,有深切地省思自己创作的文章,也有对中国知识分子道路的清醒反思。本增补本在初版本的基础上,增加了缘余万字篇幅,这些文章均为《巴金全集》所未收,并有相当一部分为首次发表。“我仍在思考,仍在探索,仍在追求。”《再思录》(增补本)是当代中国文学界、中国思想界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圆源年源月第员版,定价 圆肆肆元

《周介人文存》,周介人著

著名文学评论家、资深编辑周介人先生生前引领文坛新风,提携文学新人,开辟当代文学创作重镇。斯人已逝,风骨永存。作为他的文学评论精选集,该书全方位地观照自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创作的现象、思潮、流派与重要作家。一书在手即可管窥文坛风云,极具理论参考与文献收藏价值。

圆源年缘月第员版,定价 猿肆肆元

《月月小说》(第一卷),王安忆等著

月月大家,月月小说,月月精选。为您奉献当代最优秀的华文小说家最新、最好的短篇小说。本卷辑录王安忆、红柯、迟子建、严歌苓、张炜、刘庆邦等名家新作,另附作家档案与作品目录。文学发烧友可在这里尽情享受文学饕餮与精神盛宴。一卷在手,受益无穷。

圆源年源月第员版,定价 圆肆肆元

目 录

摇摇摇员摇摇摇原版序

摇摇摇员摇摇摇致青年作家

摇摇摇远 《收获》创刊三十年

摇摇摇员 怀念从文

摇摇摇愿 致李楚材

摇摇摇猿 致许粤华女士

摇摇摇猿 我和日本

摇摇摇源 怀念井上靖先生

摇摇摇源 致成都东城根街小学学生

摇摇摇源 我要用行动来补写

摇摇摇愿 向老托尔斯泰学习

摇摇摇缘 怀念二叔

摇摇摇缘 致成都正通顺街小学的孩子们

摇摇摇缘 没有神

摇摇摇远 讲真话

摇摇摇远 西湖之梦

摇摇摇远 怀念亲友

摇摇摇远 关于克刚

摇摇摇愿 怀念卫惠林

摇摇摇苑 关于《全集·书信编》

摇摇摇苑 我永远忘不了他

- 摇摇摇苑源 创造出更辉煌的明天
- 摇摇摇苑远 热爱人民摇深入生活
- 摇摇摇苑怨 怀念曹禺
- 摇摇摇愿源 怀念振铎
-
- 摇摇摇怨圆 《巴金全集》第四卷代跋
- 摇摇摇怨源 《巴金全集》第五卷代跋
- 摇摇摇怨苑 《巴金全集》第六卷代跋
- 摇摇摇怨怨 《巴金全集》第七卷代跋
- 摇摇摇员员 《巴金全集》第九卷代跋
- 摇摇摇员猿 《巴金全集》第十卷代跋
- 摇摇摇员缘 《巴金全集》第十二卷代跋
- 摇摇摇员园 《巴金全集》第十五卷代跋
- 摇摇摇员四 《巴金全集》第十六卷代跋
- 摇摇摇员源 《巴金全集》第十七卷代跋(一)
- 摇摇摇员愿 《巴金全集》第十七卷代跋(二)
- 摇摇摇员四 《巴金全集》第十八卷代跋
- 摇摇摇员猿 《巴金全集》第十九卷代跋
- 摇摇摇员远 《巴金全集》第二十卷代跋(一)
- 摇摇摇员员 《巴金全集》第二十卷代跋(二)
- 摇摇摇员四 《巴金全集》第二十一卷代跋
- 摇摇摇员缘 《巴金全集》第二十二卷代跋
- 摇摇摇员苑 《巴金全集》第二十五卷代跋
- 摇摇摇员园 最后的话
-
- 摇摇摇员远 《巴金译文全集》序
- 摇摇摇员愿 《巴金译文全集》第一卷代跋

- 摇摇摇员颀 《巴金译文全集》第二卷代跋
 摇摇摇员颀 《巴金译文全集》第三卷代跋
 摇摇摇员颀 《巴金译文全集》第四卷代跋
 摇摇摇员颀 《巴金译文全集》第五卷代跋
 摇摇摇员颀 《巴金译文全集》第六卷代跋
 摇摇摇员颀 《巴金译文全集》第七卷代跋
 摇摇摇员颀 《巴金译文全集》第八卷代跋
 摇摇摇员颀 《巴金译文全集》第九卷代跋
 摇摇摇员颀 《巴金译文全集》第十卷代跋
 摇摇摇员颀 告别读者
- 摇摇摇员颀 《巴金六十年文选》代跋
 摇摇摇员颀 《怀念集》增订本代跋
 摇摇摇员颀 《随想录》合订本新记
 摇摇摇员颀 《巴金译文选集》序
 摇摇摇员颀 《冰心传》序
 摇摇摇员颀 《巴金书信集》序
 摇摇摇员颀 《回忆》后记
 摇摇摇员颀 《巴金小说全集》小序
 摇摇摇员颀 《巴金短篇小说集》小序
 摇摇摇员颀 让我再活一次
 摇摇摇员颀 《巴金小说精选》后记
 摇摇摇员颀 端端编《巴金散文选》小序
 摇摇摇员颀 《随想录》线装本后记
 摇摇摇员颀 《十年一梦》增订本序
 摇摇摇员颀 《巴金书简——致王仰晨》小序
- 摇摇摇员颀 致冰心

- 摇摇摇圆猿 致梅志
 摇摇摇圆缘 致萧乾
 摇摇摇圆苑 致郑效洵
 摇摇摇圆园 致北京图书馆负责人
 摇摇摇圆源 致兰蒂尼
 摇摇摇圆远 致山口守
 摇摇摇圆怨 致陈丹晨
 摇摇摇圆园 致柴梅尘、周明镇
 摇摇摇圆源 致柴梅尘
 摇摇摇圆源 致周明镇
 摇摇摇圆远 致姜德明
 摇摇摇圆怨 致沈絮云
 摇摇摇圆园 致欧阳小华
 摇摇摇圆员 致王仰晨
 摇摇摇圆怨 致文颖
 摇摇摇圆园 致吴克刚
 摇摇摇圆猿 致项星耀
 摇摇摇圆缘 致许善述
 摇摇摇圆苑 致张光年、刘白羽
 摇摇摇圆愿 致四川省作家协会

附录

- 摇摇摇圆怨 致达君
 摇摇摇圆猿 致成都市川剧院
 摇摇摇圆愿 致李国炯
 摇摇摇圆园 马其顿版选集作者序

致青年作家*

全国青年创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我长期患病行动不便,不能去看望你们。但是,我的心和你们在一起,我向大会表示衷心的祝贺。

这是第三届青年创作会议了。我还不曾忘记一九五六年首届会议召开的盛况。不少有才华、有见识、有朝气的年轻人带着理想和希望来到会场,又满怀信心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以为从此可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将热烈的心奉献给祖国人民,却没有料到厄运就在前面。他们中间一部分人刚刚显露才华,就受到历史的不公平对待,甚至给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在苦难中挣扎了二十年。但是,冤案终于给平反了,他们重见了天日,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中坚分子,他们用大量的作品充实了我们祖国的文学宝库。不用说,要是没有这二十年的灾难,他们在创作上或许会取得更大的成就。你们看得见他们长长的脚印,那么多的污泥,那么多的石子!你们看到这坎坷的道路,你们会同意我的说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七年一月三日《文艺报》第一期,写作时间为一九八六年十二月。现据一九九五年三月上海远东出版社初版《再思录》收入本书,本书未特别注明的文章,均依初版《再思录》收入。

法：你们比他们幸运，你们虽然也经历了风风雨雨，可是在你们创作刚刚起步的时候，就有了一个比较宽松、和谐的环境，这种安定团结的气氛是人们渴望了很久的。老一辈作家期待了多年的创作自由终于在你们眼前露面了。你们可以用自己的脑子思考，用自己的声音歌唱，有那么多的期刊发表你们的作品，那么多的读者关心你们的成长。我们的事业在前进，我们的队伍在创作实践中壮大。大家都在谈论当前有利的气候和环境，这样的条件会培养出更绚丽的鲜花，但是从事创作的人倘使不维护这些属于他们的权利，他们即使得到它们，也不能保持长久。这一点你们也明白。

近十年来，作家的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十年动乱把大量的青年人扔进大熔炉里、大油锅内磨炼，教会他们懂得怎样做人，怎样写作，于是成千上万的青年作家从生活中涌现出来，这次出席大会的仅仅是他们的代表，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有人困惑不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青年对文学创作感到兴趣？有人认为这可能只是一时的热闹，只是昙花一现，担心后继无人。我看这困惑、担心都是多余的。我始终相信那句老话：生活培养作家。生活本身（不是别的）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新人。不过这不是说生活会自然而然地造就出作家，作家必须对自己熟悉的生活进行深入的思考，要善于从生活中挖掘和发现。要用自己的脑子指挥拿笔的手，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真实的感受。不要人云亦云，违背自己的良心，说自己不愿说的假话。

十年浩劫给中国人民留下多么深重的心灵创伤和难以忘却的痛苦记忆。但是深刻反映这一时期生活的作品至今还不多见。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有人劝我们忘记过去，目光永远向着前面的光明；还有人坚持不让揭露自己的疮疤，说

是家丑不可外扬 ;然而也有人忘记不了铜头皮带在头上挥舞的日子 ;还有人不停地问自己 :“ 是不是真有创作的自由 ?” 人们在思考 ,人们在探索。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先生就是我们的榜样 ,先生敢想 ,敢说 ,敢写 ,他从来不用别人的脑子替自己思考问题 ,他更不曾看行情 ,看别人脸色写文章 ,他探索、追求 ,勇于解剖社会 ,更勇于解剖自己 ,为了社会的进步 ,他用笔作武器战斗了一生。他用作家真诚的、热烈的心指引读者走生活的道路。他从不向读者装腔作势 ,讲空话、假话。在他的每篇作品中我都看到作家的艺术的良心 ,他的作品是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

两年前 ,在作协四次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 ,我曾提到我们文学界百花争妍的景象 ,我说创作之繁荣、理论之活跃、作家队伍之壮大都是前所未有的。今天我仍然保持这样的看法 ,对我国新时期文学的前途 ,我还是十分乐观。当然别人也有不同的意见 ,有人看到“ 危机 ” ,有人发出警告 ,有人大声呼吁 ,我觉得他们都有道理 ,但也不一定完全正确。要求争鸣 ,要求齐放 ,要求大家说心里话 ,要改变说惯了的、没有变化的同样腔调 ,就免不了有“ 噪音 ”。我看这倒是个可喜的现象。一潭死水久了会发臭 ,活跃的热闹场面才会带来欣欣向荣的景象。我们不用怕乱 ,可怕的是停滞和沉寂。只有各人讲出自己独特的见解 ,才能有比较 ,有竞争 ,有辩论 ,最后才会得出谁是谁非的结论。我们欢迎严肃、认真的作品 ,我们希望青年作者有话不要咽在肚里 ,有感受就写出来 ,把自己的心毫无保留地献给读者 ,读者会感激你们。

我不过是比你们早两三代的作家 ,并没有多大的成就 ,只是我有几十年的经验。我和我的同代人 ,生活在多灾多难的国家里 ,生活在忍饥受冻的人民中间 ,我们不能不和读

者同甘苦共患难。我希望你们不要管自己写的是不是伟大的杰作,不要考虑某些人是不是喜欢你们的作品,只要看你们是不是使出了全部的精力,是不是写出了你们对生活的真实的感受。每个作家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都是为了找到一个机会接近人民,向读者吐露自己的心声。我们那一代的作家只是想献出自己微弱的力量,对我们在苦难中挣扎的祖国人民做一点有益的事。我相信今天的作家也不会脱离社会,远离读者,你们也一样会同读者一起寻求中华民族真正腾飞的道路。

两年前我还说过:“我们的文学没有理由不站在世界文学的前列。”但是经过反复思考,我更明白中国作家首先是为中国的读者写作。倘使我们的作品不能打动中国读者的心,不能帮助中国读者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不能支持他们对真理的追求,不能激发他们的羞耻心和正义感,帮助他们取得为崇高目的献身的力量,倘使我们的作品不能在中国读者中间产生巨大影响,得到本国读者的热爱,中国文学怎么能站在世界文学的前列呢?得不到自己熟悉的人民理解,不能同生活在一起的本国读者心连心,还说什么夺取“世界冠军”?!所谓划时代的巨著也不是靠个人的聪明才智编造出来的,它是作家和人民心贴心之后用作家的心血写成的。我认为作家的目的应该是高尔基的那句话:“使人变得更好。”要做一个好作家,首先要做一个真诚的人。作品和人品是分不开的。

十年浩劫带来莫大的灾难,浪费了几代人的宝贵时光,对年轻人也不例外。为了夺回失去的时间,青年作家必须不断学习,提高修养,继承我国文化遗产,学习外国的各方面的成就。学习是无止境的,不论是传统文化或者西方现

代科学艺术,只要对我们有用,我们都可以把它们变为自己的东西,在创作实践中丰富我们的知识,锻炼我们的笔。不用害怕文化开放,开放会带进来各种新的事物,好的我们大量借用,坏的我们可以不要。两种文化接触,一定互相影响,比赛高低,你化我,我化你,好的东西不会给人随便化掉,优秀的文化也不会一碰就倒,我们应当有这个信心。不要因为害怕污染,就关上门不见人,死守着祖先遗产永不更新。不学习,不思考,哪里会走上振兴民族的光明大道?

我年过八十,靠药物延续生命,已经到了搁笔的时候。放下这支使用了六十年的笔,我不能没有留恋。但是面对着一片繁荣的景象,我仍然保持着一颗热烈的心。我说过:“文学事业是集体的事业,有集体的智慧,也有个人的苦心。事业不断发展,壮大。……对这个事业,每个作家都有份。我好比一滴水,文学海洋中巨浪奔腾,一小滴水也不会干涸。”我们的事业会大放光芒,一代一代的作家将为它作出自己的贡献,更大的希望还是在你们的身上。

大会开始了,我充满信心乐观地在倾听响亮的年轻声音。青年作家们,前面有灯光,路上有泥水,但是四面八方都有关切的眼光,整个民族同你们一起前进。你们丢开顾虑,不用胆怯,大胆地想,勤奋地写,把自己心灵中最美好的东西全写出来,你们不会辜负祖国人民对你们的期望。我信任你们。

十二月

《收获》创刊三十年*

《收获》杂志创刊三十年 ,编辑部同志要我讲几句话。我说 :“过去文艺界办红白喜事 ,常常找我作吹鼓手。现在击鼓我手无力 ,拿着唢呐 ,又吹不出声音 ,装腔作势 ,有何用处 ,免了我吧。”

编辑同志不以为然 ,又说 :“你是《收获》的主编 ,杂志经历了三十年的风风雨雨 ,你总有一些感受。譬如看见一个孩子长大成人 ,做父母的、做老师的总不能不高兴 ,唱一首生日歌 ,祝他长命百岁 ,有什么不好?”

我一时答不出话来。本来我在家养病 ,坐在藤椅上 ,什么也不想 ,只觉两肩轻松。现在听见提到三十年的风风雨雨 ,仿佛迎头一巴掌 ,发昏之后又大动脑筋 ,即使躺在床上 ,也不能休息 ,我觉得肩头非常沉重。我想起一些与《收获》有关的事情。

想着《收获》 ,我不能不想到靳以 ,他是《收获》的创办人 ,又是《收获》的主编 ,我不过是一个挂名的助手。他用自己的心血哺育这个新生的孩子 ,严肃认真 ,一丝不苟 ,不声

* 本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收获》第六期。写作时间为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五日。

不响地献出全部精力。多出人,多出作品,这就是他的雄心壮志。五个人办这样一个大刊物,他并不感到工作繁重。他发病住院的时候还在看校样,写信组稿。虽然刊物也遇到一些麻烦,但是在他一生创办的刊物中,《收获》算是办得最顺利,而且销路最大的了。没有想到,他为这个刊物工作的时间就只有短短的两年,刊物按照他的希望成长发展,走上自己的道路,他却意外地闭上了眼睛。他留给我做的头一件事便是《收获》的第一次停刊。事情发生在他逝世后一年。

《收获》当时是中国作协的刊物,作协书记处委托靳以创办的。作协的几位负责同志过去都是靳以主编的刊物的撰稿人。有一次大家在一起谈到靳以从前编辑的大型刊物,为了体现“双百”方针,有人建议让他创办一份纯创作的大型刊物,靳以也想试一试,连刊物的名字也想好了。我没有发表意见,说真话,各种各样的大会小会几乎把我的精力消耗光了,我只盼望多放几天假,让我好好休息。因此我没有参加《收获》的筹备工作。靳以对我谈起一些有关的事情,我也只是点点头,讲不出什么。我答应做一个编委。连我在内,编委一共十三人。我说:“编委就起点顾问的作用吧,用不着多开编委会。”《收获》的编委会果然开得少。刊物在北京印刷发行,因为靳以不愿把家搬到北京,编辑部便设在上海,由靳以主持。大约在创刊前三四个月,有天晚上靳以在我家聊天,快要离开的时候,他忽然严肃地说:“还是你跟我合编吧,像以前那样。”就只有这么一句,我回答了一个字:“好。”一九三六年他到上海编辑《文季月刊》,就用了我们合编的名义。我们彼此信任。我这个习惯于到处挂名的人,听见他谈起刊物的工作,常常感到惭愧。我不能不想

他怎样每期看那一百多万字的来稿。我最后一次在华东医院的病房里看见他,他还对我说:“我们应当把《收获》办得更好。”这句话当时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是我发表了悼念靳以的文章以后不久就忘记了他的话,我并没有把他丢下的担子挑起来。那些年我就像是在冰上走动,一直提心吊胆,真有度日如年的感觉。在困难的时候,还是让罗荪同志帮忙,抓刊物的工作。大半年后《收获》出满三年,中国作协派人来商量停刊的事,说是纸张缺乏,我感到意外,但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也无话可说。靳以创办的刊物由我来宣布结束这不是第一次。一九三五年年底《文学季刊》停刊,他在天津照料母亲的病,我去北平看完校样写了《停刊的话》。这一次又轮着我来结束他创办的刊物。想想,我有些难过。不过我觉得少挂一个名,肩上的负担也轻一些。张春桥(他经常是我们的“顶头上司”)的阴影就像一只黑蜘蛛在我四周织成一个大网。靳以在世的时候,我和他可以说是无话不谈,可是我们也谈得不多。主编《收获》的两年中间他只向我发过一次牢骚,就是要他离开杂志到工厂深入生活,而且事前并未征求他的同意,后来还是作协书记处表了态,他才不曾放弃编辑工作。其实他遇到的阻力不用讲,我也想得到。他是在“双百方针”发表时筹办刊物的,可是刊物尚未印出,“反右”斗争已经开始。《收获》本来没有《发刊词》,第一期已编好,纸型由上海寄到北京,我当时在北京开会,忽然收到靳以寄来他写的《发刊词》,他征求编委的意见。我一看便知道是为了“六大标准”。“六大标准”的发表无疑是一件好事。可是我却感到一点紧张,我似乎看到了一顶悬在空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我想他不会比我轻松。他接着在第二期又发表了《写在收

获 创刊的时候》,文章给我看过,我了解他保护刊物的苦心,我自己也想多找机会表态,不加考虑便在原稿上署了名。今天翻看三十年前的表态文章,我还仿佛接触到两颗战栗的心和两只颤抖的手。我们就是这样熬过来的。不管有多少干扰,他坚持着把全部心血花费在刊物上。勤奋的工作促使他过早接近死亡,但是他亲手浇灌的花开放了。我不像他,我东奔西跑花了好几年的工夫写成一部废品,我只想避开头上达摩克里斯的宝剑,结果,蜘蛛网越收越紧,悬在空中的帽子还是落到我的头上,我过了十年的地狱生活。

一九六四年一月,《收获》在上海重现。人们称它为“新收获”,或者“小收获”,它不是原来的《收获》,中国作协也没有复刊的计划。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上海作协分会将别的杂志停刊,改出“新收获”,记得是以群在领导,肖岱同志做实际工作。但是“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已经提出,在张春桥、姚文元虎视眈眈的目光下,刊物注定要走向毁灭,努力和挣扎都没有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文化大革命”正式开锣,不但“新收获”给革命左派砸烂,连以群也挨批挨斗、跳楼身亡。在“文革”期间我才知道“新收获”为了发表我的文章,曾遭到张春桥的训斥。

《收获》第三次出现,在一九七九年一月。它是上海的《收获》,不过复刊在乌云消散、蜘蛛网砸烂的时候。新的《收获》仍然走着团结作者、为读者服务的道路,严肃地、沉默地一步一步地前进。路越走越平坦,脚步越来越踏实,刊物同读者、同作者的联系愈来愈密切。仿佛一闪年间新的《收获》就到了第九个年头,前面一片亮光。刊物在读者中间扎了根,孩子一天天发育成长,难道我不高兴?这些年我

再也看不见黑蜘蛛的阴影 ,再也不用战战兢兢地听老爷们的训斥 ,难道我不高兴 ?

我高兴。但是对刊物的发展 ,我并不曾尽过力 ,我也没有资格在这里发言。要是靳以能活到现在 ,那有多好 !他做了一件好事 ,人们不会忘记他。我又老又病 ,作为挂名的主编 ,我应当休息了。我羡慕正在为刊物工作的同志们 ,刊物走上了一条宽广的路 ,你们的心血并没有白费。只要能团结人 ,只要不脱离读者 ,你们会得到支持的。

《收获》创刊三十年 ,休刊十五载。流逝的时光是追不回来的了 ,我不是老师 ,也不是长辈 ,只可以说是一个关心的朋友吧 ,今天在这里庆贺《收获》的生日 ,我真诚地祝愿以后不再发生这种不寻常的事情。

九月十五日